

兴起于 19 世纪 60 年代的石库门里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海最普遍的民居样式，承载了海上多少家族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今天重新阅读这一最具海派特征的居住建筑，可以引发对历史的追忆和文化的思索。

上海开埠后，英、美、法等列强为保护自己本国的利益，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即租界。后由于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起义，上海县城和苏浙等地的地主、富绅及大量难民涌入上海租界避难，“华洋分居”的局面被打破。一些洋商抓住难民租房这一商机，采用伦敦联排式布局，并以“里”作为名称，大量营建两至三层的木制联排房屋出租给中国人，这成为上海石库门里弄的雏形。1870 年后，这种简易的木租房因存有安全隐患被取缔。当时的设计师把江南地区对称、规整、以天井为核心的厅堂式传统民居与欧洲联排布局相结合，将木租房改造成砖木结构，形成了石库门里弄最初的形式，史称老式石库门。20 世纪 20 年代后，虹口北四川路一带开始出现一批以青红砖和清水墙为外墙，设有阳台的新式里弄住宅，并很快在租界普及开来。发展到后期，有的还安装卫生设备，少数的有汽车间，史称新式石库门。这种更能体现西洋建筑本质的里弄住宅，与原有的中西折衷形式的里弄一起，成为上海里弄住宅的两大主流。到上世纪 40 年代末，石库门里弄占上海市区全部住宅面积的 60%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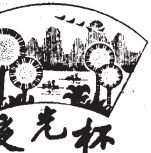
红瓦屋顶、清水砖墙、石料门框、黑漆木门、铜质门环、欧洲贵族徽饰浮雕或中国传统雕饰图案装饰的半圆形门楣、狭小局促的天井，是石库门建筑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元素。无论是三楼三底还是两楼两底，无论是单开间还是双开间，无论是新式石库门还是老式石库门，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把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院落住宅样式和欧洲联排式住宅样式巧妙融合在一起。石库门群体布局，相互毗连，一座接一座，一排连一排，从街面向纵深延展形成弄堂。由于每条里弄相对封闭，因而给居住者以强烈的地域感、认同感和安全感。正如胡可是北京的特色，弄堂则是上海的风景。1872 年建于今宁波路的兴仁里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石库门里弄，打浦桥新新里、顺昌路大康里、曹家渡荣华里，以及药水弄、人安里、愚谷村、步高里、复兴坊等都是老上海著名的石库门里弄。

石库门见证了 19 世纪以来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和岁月变迁，孕育了独特的石库门里弄民俗文化。钱庄、商号、作坊、货郎、叫卖、耍戏、弹棉花、修棕绷、裁缝铺、胭脂店、吃食摊、老虎灶，居民间的融合与摩擦，邻里间的其乐融融与唇枪舌战，“72 家房客”的相互争斗，姆妈、阿爹、爷叔、娘娘、阿婆、阿嫂的热络称呼，世俗俚语，弄堂游戏，这些都是上海近代城市里弄的独特风景，是石库门留给上海人的最淳朴最温馨的记忆。

老上海的石库门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缩影。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办于吉甯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渔阳里，党的一大在兴业里 76 号召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西成里密划，五卅运动指挥部设在新新里。石库门里弄还走出了鲁迅、蔡元培、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沈钧儒、邹韬奋、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周璇、赵丹、阮玲玉、胡蝶、上官云珠、盖叫天等一大批文化巨匠和艺术名家，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文学派别——亭子间文学。

曾经哺育了几代上海人的石库门里弄，如今已成为上海的“文化符号”。这是百年沧桑铭刻在上海和上海人心中的符号。在上海步入国际大都市建设，人们逐步告别多家混居、几代同住的里弄住宅的今天，如何保护好一些典型的石库门里弄，研究它们的文化内涵及其历史、社会和艺术价值，传承弘扬和谐、温馨、融洽的邻里风气，使城市生活更加美好，这是需要各方努力的。

我参加过上海图书公司主办的一次文化活动中，深切体会到一家文化公司“经营不改琴书乐，贸易犹存翰墨香”的操守以及对传统应有的态度。2007 年 6 月，上海图书公司旗下的艺术书坊推出了为期一个月的“引秀申邑——第一届艺苑艺术节”，通过开展古代的扇面扇骨、紫砂壶艺术、面人剪纸民间艺术等赏析活动，旨在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用品中的艺术审美。我应邀参与的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活动“丹青遗痕——解读



芙蓉小鸟

(中国画)

郭敏敏

好几个月前的一天，我在转换频道之间，忽然发现央视综艺节目推出了一档“中国汉字听写”节目，顿时被吸引住了。想自己也是恢复高考后考入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毕业后当了 8 年高中语文老师，正儿八经的专业人士，这回碰上对口的节目，岂不喜欢。不过，看着看着，我的额头上便不时冒出冷汗来——那档节目里出现的汉字，我竟然有一半左右拼写不出！

汉字浩瀚，我乃沧海一粟，那一刻，我惟有敬畏和羞愧。这种感觉，在之后断断续续收看这档节目中延续，直到最近，再次从央视频道收看到“诺亚舟优学派”《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的一场复赛时，显得更加强烈。

我发现，这次比赛听写的难度比我前几回看到的又要高出许多，我能写出的，只是“挥斥方遒”、“黄发垂髫”，还有人体脑部的“颞叶”，红军飞夺的“泸定桥”，表示粮店开始买卖粮米的“开斛”，以及称呼兄弟的“昆季”，大禹父亲“夏鲧”等几个比较常用的字词，至于“顽廉懦立”、“鸾跂鸿惊”、“奋发踔厉”等一概未能写出。我更不知道有种动物叫“蝨鼠”，也不清楚“币重言甘”虽然解释为礼物丰厚、言辞动听，实质是一种“拍马屁”的行为，属于贬义词！

我现在囫圇吞枣地写出这些字，不知道读者诸君会否像我当场听写时那样抓耳挠腮。那天比赛现场参与互动的观众中，每次听写正确的比例，基本不到 10%，有的则为零。用不着猜想，这些观众中，大多也是汉语言中的行家大手啊！

因为屡遭铄羽，便向大学同学中后来专门研究

语言文字的一位“老夫子”求救，不料他的一席话恰似醍醐灌顶：老弟啊，汉字量的多事易难，可谓霄壤之别。《汉语大字典》共收单字 56000

## 喜看“汉字听写”

赵荣发

个，但实际上，3500 个常用字就覆盖了现代出版物用字的 99.5%，《毛泽东选集》四卷，总字数大约 66 万，使用的单字也只有 2980 来个。

老夫子还以当年的高考试卷为例。

1978 年我们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时，语文试卷中也有一道字词填空题，至今记忆犹新。披露、恫胁、无耻之尤、反唇相讥、卑鄙龌龊等，难度系数都不高；文言文填空的原句，文科考的是《礼记·学记》中的



## 名山莫干与古镇新市

陈铭华

上海的莫干山路、新市路和武康路路名，源自浙江省德清县的地名。德清是良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已有先民在此生息劳作。三国时属东吴，设武康县。唐初，析武康县东境设武源县；唐天宝元年（742 年），改名德清。此后武康、德清两县并存，1958 年武康县并入德清县。

德清钟灵毓秀，被誉为江南第一山的莫干山坐落于此。它虽不能与泰山的雄伟、黄山的神奇媲美，却以“竹、泉、云”三胜与“凉、幽、清、静”四优的神韵而闻名。传说，春秋时期铸剑鼻祖欧冶子将爱女莫邪嫁给高徒干将，并倾囊相授铸剑技艺。在清幽静谧、满山翠色的山上，莫邪与干将运用以土为炉、

“虽有嘉肴，弗食弗知其旨也”段落，无论填空还是解释，也都相对简易。

于是我渐有醒悟，对沧海一粟有了新的理解：掌握汉字量，固然多多益善，但也得因人而异，不能一味钻进故纸堆里。事实上，眼下对于办得越来越红火的汉字听写比赛，赞叹者有之，质疑者也不少。有学者指出，汉字听写比赛，倘若为了传承古文化，促进语文教育，自然值得提倡；而一旦只为造势，提高收视率，所以专挑一些艰涩古怪的冷僻字，则需引起警惕。

我以为，这样的观点值得吸取。就像有人词不达意，当需补课；而有人为了标新立异，给孩子取了一个极其生僻的名字，结果带来始料不及的麻烦，又当何苦？

对于汉字的所爱所虑，尽在其中。

今年 6 月，我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欣赏了七场歌剧，坐在乐池里伴奏的维也纳歌剧院管弦乐团，与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两个名称一家人家。时隔三月的 9 月 18 日，我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新厅再度与维也纳爱乐乐团相遇，心中充满无限感慨。看到乐团中的一些熟悉面孔，尤其是那位满脸大胡子、长得像勃拉姆斯的低音贝司乐手，倍感亲切。

此番率领维也纳爱乐乐团进行亚洲巡演的，是人气正旺的委内瑞拉指挥新锐古斯塔沃·杜达梅尔，上海是他们的第一站。演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资深乐迷，票子早早告罄，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演出前我先看了近一个小时的排练，正式演出晚上 7 点开始。

上半场的曲目是西贝柳斯《图翁内拉的天鹅》、莫扎特《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图翁内拉的天鹅》是西贝柳斯《4 手传奇》中的一首，在现场音乐会上演出最多。在静谧灰暗的乐曲氛围中，英国管徐徐吹奏的黑天鹅主题，具有一种迷蒙妖娆之美。维也纳爱乐的音色不温不火，层次和分寸感细腻，英国管独奏和大提琴独奏的表现尤其出色。接下来的莫扎特《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两位担任小提琴和中提琴独奏的，都是乐团中的首席。按理说，这本该是维也纳爱乐最能出彩的曲目，但不知是乐团旅途疲劳、时差尚未调整，还是杜达梅尔不擅长此曲（他视谱徒手指挥），整体的表现一般。两位独奏中，除了小提琴一开始有些“冲”以外，尚发挥出了作为乐团领军人物的水准。杜达梅尔的原因可能更主要些，他从头至尾没有将这首曲子的基调拿捏好，似乎处于一种犹豫、游离的状态。这不是我们以往在唱片和 DVD 中熟悉的杜达梅尔。在这个世界顶级的老牌乐团中，33 岁的杜达梅尔可能年龄最小，这是否影响了他对乐团的掌控度？（有趣的是，以往清一色由男性乐手组成的维也纳爱乐，这次我们发现其中有六七位女乐手，主要在弦乐声部）

下半场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杜达梅尔执棒背谱指挥。无论是指挥还是乐团，状态、气势都要好于上半场，杜达梅尔的掌控力开始加强，乐团经过上半场的热身后也渐入佳境，赋予西贝柳斯这首田园特色的交响曲以壮美之感。乐团的华丽色彩，尤其是铜管的“亮而不炸”，尤为享受。

返场的两曲斯特劳斯“波尔卡”（其中一首是耳熟能详的《电闪雷鸣波尔卡》），优雅、活泼、大气，真正的维也纳之声！此时的杜达梅尔，潇洒舒展，激情飞扬，似乎真正找回了自己。

谈这场音乐会，一定要说到上交的这个新厅，这是乐迷们期盼已久的音乐殿堂，一切的设计以音响效果为主。我坐在 A 区 13 排 11 座（9 月 8 日上交音乐季开幕演出，也是坐在 A 区 8 排中间），应该是距离舞台最正中最佳的位置，好的方面不说，发现一个问题：中低音频有些“混”和“闷”，尤其是当中提琴、大提琴、低音贝司齐奏时，感觉更明显，可能是混响太多的原因。我在听排练时，坐在舞台边侧的高处，乐队声音反而显得透明、细腻、滋润。音乐会结束后，询问了一些乐迷朋友，也有这样的感觉。一个音乐厅从开张到发出最佳音色，有一个不断调整、磨合的过程，所谓“煲音响”、“煲音乐厅”，就是这个道理。

局，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山上别墅最多时有 500 多栋，现被完整保存的别墅有 200 多栋，包括当年贝勒建造的第一栋别墅。

新市古镇位于德清东部，历史可追溯到西晋时期。它临河而建、傍桥而市，随着大运河而发展，成为繁华富庶、人烟阜盛之地。镇内形成以“三潭、九井、十八块、三十六弄、七十二桥”为特色的水乡风貌，蕴藏着道家三生万物的理念；镇外山林水泽、寺桥楼塔的布局与建筑则暗藏四象之形：东方的地形象征青龙守护，祈求风调雨顺；西方的地势犹似猛虎盘踞，保卫平安康泰；北方的玄武形似龟形蛇态，寓求旺财物之意；南方的格局如同朱雀展翅，护佑文脉昌盛。这富有象征意味的设计，给古镇带来了灵动环境，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

来到德清，总会让你慢下脚步，在翠云舒卷的莫干山上，赏玩隐藏在竹林与茶园之间的洋家乐，聆听“万国别墅建筑”的传奇往事；在精致玲珑的新市古镇中，体验水乡之美，探寻四象应用的奥秘，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渐渐地忘却尘俗，回归自然，慢生活由此开始。

## 十日谈

古旧书香艺苑真

上海古籍书店同时又是艺术书坊，请看明日日本栏。

## 维也纳爱乐与上交新厅

任海杰

